

<<王蒙散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王蒙散文>>

13位ISBN编号：9787533925925

10位ISBN编号：7533925920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蒙

页数：26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王蒙散文>>

前言

关于散文 小时候是从《模范作文选》之类的书里学散文的，那个时候的作文课作的就是散文。我特别佩服范文里的那些辞藻，什么“皎洁”呀，“潺潺”呀，“徘徊”呀，“灿烂”呀什么的，都是那时学会的。

老舍写过一篇文章，说是他不能理解“潺潺”的含义。我却很接受这个形容词，我接受它不是由于我通晓它的词义和由来，而是由于它的形状，请看，“潺潺”，这多么像是波光粼粼的水面啊！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体会会不会让文字学家气昏。

愈追求文学反而愈不那么看重散文了。

依我的曾有过的的心思，散文没有什么创造，大体实录罢了，人人得而写之，不像小说戏剧和诗，那要点过硬的文艺细胞，起码是想象力与进入心灵的深层次。

散文也不那么艺术，许多其实是应用文：书信、日记、备忘录、检讨、申请书、社论、报道，乃至政令、决议、批文、通牒、贺电、讣告、悼词等都是散文，都是可以收入全集的。

我个人，对于一段生活一组人物一时刻骨铭心的记忆，我要写之为长篇小说。

一个影响比较深远的经验，一块激起了不小的水晕水花的石头，会推动我去写一部中篇小说。

而一个电光石火式的启示与触发，一次不期的邂逅，造就的会是一篇隽永的短篇小说。

另一种自我感觉最良好：最优美也最深情的状况下，我写的是诗。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约稿催稿又急，不得不应付一下了，我才写散文。

所以我常常怀疑把散文吹得邪乎了是不是有点唬老百姓。

请散文大家们恕罪。

艺术也如人生，常常是有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歪打而正着。

紧紧盯着，运足了气、发足了功的作品不见得就能写好，常常可能写得更矫情更雕琢更累人。

而无心修饰的散文，更见出了真性情真境界真品味。

散文总还是真实的多，干货多得多。

而在一个充满包装与大旗的气氛里真实就难能可贵。

散文总是更个人也更边缘，从而更轻松，而在一种常常是众口一词地高谈阔论豪言壮语的气氛下，人也常常希望放松一下，散文也总是更短小，适宜于一些心态忙碌的读者。

如此，散文之受到欢迎也就是自然的了。

所以，我也就更怕装腔作势作激情状作文雅状的散文。

包括怕那些小学时期激赏过的“皎洁”“灿烂”之类的辞藻，现在只能使我退避三舍。

<<王蒙散文>>

内容概要

《名家散文典藏：王蒙散文》是王蒙的散文作品集。

其中包括逍遥篇、凝思篇、怀念篇和读书篇。

《名家散文典藏：王蒙散文》由王蒙王蒙，1934年生。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长篇系列小说“季节”四部曲，中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蝴蝶》等，诗集《旋转的秋千》，散文集《行板如歌》《王蒙漫游美文》，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红楼梦启示录》《双飞翼》等。

<<王蒙散文>>

作者简介

王蒙，1934年生。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长篇系列小说“季节”四部曲，中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蝴蝶》等，诗集《旋转的秋千》，散文集《行板如歌》《王蒙漫游美文》，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红楼梦启示录》《双飞翼》等。

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文化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特别奖等，作品被译成英、意、法、日、俄、泰等二十多种文学出版。

现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任南京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浙江大学名誉教授。

<<王蒙散文>>

书籍目录

关于散文(代序) 第一辑 逍遥篇 靛蓝的耶稣 风格伦敦 蓝色多瑙河 墨西哥一瞥 遥远啊, 遥远 心碎布鲁吉 难忘的格里格故居 科摩湖里游泳 别有风光的堪培拉 晚钟剑桥 塔什干晨雨 在小绒线胡同 天街夜吼 海的颜色 湖 故乡行 新疆的歌 三峡 苏州赋 猫话第二辑 凝思篇 不争论的智慧 人·历史·李香兰 小说与电影中的中国人 美丽围巾的启示 人文精神问题偶感 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奥姆真理教 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 通俗、经典与商业化 献疑札记 献疑四记第三辑 怀念篇 想念冰心 不成样子的怀念 夏衍的魅力 我心目中的丁玲 周扬的目光 难忘冯牧 别荒煤 永远的雷雨第四辑 读书篇 符号的组合与思维的开拓 旧体诗的魅力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话说“朝三暮四” 名士风流以后 谁了解毕加索 道是词典还小说 难得明白 历史的形象展示 “洛伊宁格尔”与他的眼睛

<<王蒙散文>>

章节摘录

靛蓝的耶稣 当然，在欧洲旅行的时候，你到处都会看到教堂，看到圣母和耶稣的画像、雕像，看到早已经成为信仰与终极关怀的象征的十字架。

教堂的气氛永远是肃穆、安详的。

圣像的情致永远是高贵、清洁的，进出教堂的人们的表情永远是虔诚、良善的，而教士们的仪表永远是慈祥、谦逊的。

也许这样的教堂对于极其世俗化物欲化的生活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调节，如果没有这样的教堂，会不会增多许多罪犯与疯子呢？

教堂的主要英雄是耶稣。

耶稣由于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而至今令人感动不已。

一九九四年我在当时旅居美国的儿子那里，听到过一个教士复活节上门讲道。

他用夸张的与浑厚的声音问道：“耶稣是为了谁死。

的？

”然后他扫视了一下众人。

大喝一声：“为了你！

为了我！

为了他！

为了她！

为了我们大家！

”然后他开始募捐，他说是他要到捷克与斯洛伐克去，拯救那边的人众的灵魂。

各教堂里的耶稣像中有他在马厩里诞生的场面，有在圣母怀里的场面，有到处传教与呈现奇迹的故事场面，有“最后的晚餐”等等。

但更多的最具代表性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图景：残酷，痛苦，悲哀，升华，超凡入圣。

这里，被残忍地钉死的耶稣的神态是非人间非世俗的，他的脸面有一种平静和超脱的凝结，他的身体有一种伸展和奉献的大度，他的胡须有一种化解和顺通的引导。

耶稣的样子与其说是一个被屠杀者受毒刑者，不如说是一个拯救者升腾者。

我们现在常常讲什么超越自我，耶稣的形象是典型的超越自我的形象。

那里具有的是拯救的使命与怜悯，回归天父那边去的安宁与自然，是一种拯救世人的必然、伟大牺牲的广阔与挚爱，是求仁得仁、足慰吾生、得其所终的最后的归宿。

耶稣在被钉上了十字架以后，便上升到了永恒的天国，便离开了尘凡，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这样的十字架上的耶稣总会吸引你驻足皱眉，低头默哀。

思索叹息，追寻基督教的奥秘，生与死的疑问，十字架的内涵。

哪怕你并非教徒也罢。

无神也有生死，有追问，有战栗，也有盈眶的热泪。

然而，在柏林西部的著名大教堂里，你看到了另一个耶稣，“他”被孤悬在迎面的蓝色镶拼玻璃墙上，在一片靛蓝的幽光映衬下，他低垂着再没有任何力量与情感，没有任何风息与波澜能够发生的头颅：树全静，风不起，他的身体松弛瘫痪，再没有任何痉挛反射哪怕是本能反应的遗迹，没有任何挣扎奋斗最后一搏或些微的痛楚；十字架上的耶稣在这里如同一个空荡的口袋，悬挂在万有已经寂灭坏死的空洞里。

他表现为绝对的悲哀，故而不悲哀，再不悲哀；表现为对人类的彻底失望。

故而不失望，再不失望；他表现为刺身刺心的疼痛，故而不疼痛，再不疼痛。

他没有神性，没有使命，没有信念，没有博爱，没有牧羊人对于羔羊的怜惜，没有拯救的责任与可能，没有复活的力量，没有天国的憧憬慰安，没有献身的充实的悲剧感，没有天父的依仗和盼头。

总之。

除了悲哀除了痛苦，除了失望除了绝望，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于是连失望绝望悲哀痛苦也已经蒸发净尽。

<<王蒙散文>>

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悲痛或不悲痛的耶稣。
这是一个被打倒了的被战败了的被消灭了的耶稣。
耶稣还有遗体，还有躯壳，但已经没有了前途没有了目标没有了大愿（天主教用语，略同誓言）没有了能力。

耶稣已经不是耶稣。

那么，请问是哪一个撒旦把耶稣毁成了这个样子？

可惜，耶稣的敌人不是魔鬼，不是犹大，不是法利赛人，不是邪教徒异教徒，而是人。

这样的耶稣是耶稣对人类的控诉，这样的耶稣是耶稣对人类的辞别文书。

你无法不为这耶稣的痛苦而痛苦，你想到人类的罪孽，人类的不知自爱，人类的互相残杀，人类的贪欲、自我膨胀、自欺欺人、冥顽不灵、丑恶下流，人类自己制造了而且继续制造着正在使自己灭种使世界毁灭的奇灾大劫。

你想到这个教堂是建造在柏林，建造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战败国德国，建造在给人类带来罪恶的屠杀的法西斯的故乡，建造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里。

它理应是这样，它只能是这样！

就在隔壁，是战争中毁于轰炸的原柏林教堂遗址，德国人正确地决定不拆迁，不修复这个遗址，他们称这个残破的旧教堂为“纪念教堂”，让它的断垣残壁，让它的硝烟留下的黑色，让它的尸体气息永远矗立在新教堂毗邻。

然而，我仍然没有说完全，你再仔细看一下这里的耶稣，你会发现，“他”不仅是悲哀不仅是痛苦，不仅是失望和绝望，还有一层，耶稣在为了人类而羞愧，而自责，而叹息，欲哭无泪，欲叹无声，欲恨无力，欲爱则已经不能。

呵，我终于找到了你，西柏林教堂的耶稣！

我曾想说你是悲哀的，我曾想说你是痛苦的，但是又有哪个钉上了十字架的耶稣是不悲哀不痛苦的呢？

难道耶稣能够是快乐的或幸福的么？

这个耶稣像最最冲击我的一点，最使我震动惊愕的一点也许应该说是那种已经不能再爱的决绝的放弃了吧。

人啊，听着，不要再撒娇和任性、放肆和骄纵、逞能和自以为得计了吧；上帝已经不再爱你！上帝已经决定放弃你了！

也是在九六之旅中，我更多地听到了德国人谈他们在战争中的经验。

这样的经验十分重要，不仅对于发动战争而又战败了的德国人。

陪同我们在德累斯顿、魏玛、柏林参观访问的海佩春女士告诉我们，战争后期，那时她尚没有出世，她的全家从德国东部向西撤退，带着一个哺乳期的婴儿：她的姐姐。

由于在火车上把携带的牛奶瓶子打翻了，她的父母只好中途下车为婴儿另寻牛奶。

那辆她全家乘坐中途离开的火车在到达德累斯顿的时候遭到了英国空军的轰炸：英国空军我们在德累斯顿的时候看到过这次轰炸后满车厢死尸累累的照片。

我们也还听到过一个英籍女士的诉说。

她曾经与一个英德混血儿同居。

那个青年的母亲坚守自己的德国人立场，战争爆发前就带着他回到德国去了：那时候有多少德国人上了希特勒的能迅速使德国欣欣向荣面貌一新纳粹民族主义的当。

他十五岁的时候即参加了法西斯的冲锋队。

战后他受到了英国军事法庭的审判，由于他具有英国国籍，因此被判犯有叛国罪，服刑很长一段时间（我联想到李香兰，如果她没有找到证明自己的日本籍的文书，恐怕早已以汉奸罪被枪决了）。

成为“自由”人后，这位英德人的精神仍然极端不正常，他一生都生活在战争和屠杀的记忆里，酗酒，斗殴，年轻的就毁掉了。

我们在德国看过战争阵亡者的坟墓：矗立的一个个一排排的十字架和文字说明，还有永远年轻的相片。

前些时候一个法国朋友与我谈到波黑地区的武装冲突，他说：“一百年过去了，欧洲，似乎没有

<<王蒙散文>>

什么进步。

仍然是巴尔干地区，仍然是欧洲的火药库。

”就在追忆这篇小文的时候，传来北大西洋的意欲东扩与俄罗斯的反动，以及阿尔巴尼亚动荡不安的消息。

更不要说德国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排斥异民族事件了，这样的事件使德国也使世界十分警惕。

一家一本难念的经，近百年的世界上，不只是中国多灾多难。

欧洲的战乱和屠杀的规模也许丝毫不逊于乃至大大超过了我们这里。

所以，西柏林这座教堂的黝蓝色的光照下，耶稣已经无能为力。

耶稣只有垂下头来，耶稣只有听任欧洲还有人类自己尽情地起劲地毫不让步地毁灭自己。

与过去相比，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大为增强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我是第三次访问西柏林第一次到这个由玻璃钢梁结构修建的现代风格的教堂。

我们都为这悲痛已绝的耶稣像而受到了感动。

我们在教堂里还谛听了巴赫的管风琴作品表演。

虽然我喜欢巴赫也喜欢管风琴，听音乐时候我还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耶稣。

出了教堂则是另一幅景象，难得的是瞬间阳光晴朗。

喷泉，喷泉池沿上有各种文字，其中有一汉字：“春”。

喷泉旁是一个商场，这一天是星期六，本来德国法律规定这一天与星期日各商店是必须休息的，否则就是违反了劳动法，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有几家小店照常营业，只是货物价钱奇贵。

教堂前有一个小小的广场，有一些耍把戏的人在这里作街头表演。

其中有一个须发已经灰白的男子，不停地通过操纵面部肌肉变脸，这边凹进去那边又凸出来。

他的脸做出各种怪相，说小丑不是小丑，说妖怪不是妖怪，让人看着既佩服又难受。

就这样一辈子？

我不能不为之痛惜。

海佩春说，他在这里作这样的表演已经很久很久。

我也恍惚记得一九八一年第一次与一九八五年第二次访问西柏林时可能见过这个可怜的人，和他的怪样子。

人老了就觉得什么都可能见过也可能忘记了。

他用这种办法换取一些糊口的赏钱，其种种形态令人鼻酸。

广场边缘路边有一批摆地摊的炎黄同胞，都很年轻，有男有女，都拿着画笔画纸招揽生意为行人画像，看来他们都受过专门的训练，大多是国内的美术院校、专科或附中的毕业生，也许还有高材生吧，不然他们怎么会心比天高身为低下地闯荡到这里？

一路走过去，并没有看见一个德国人停下来问津。

他们会不会白白地坐一天而无所获呢？

他们的表情是淡漠的。

他们也曾抱着极大的天真的希望来到欧洲寻找人间天国的吧？

自由，发达，欧洲是多么地诱人！

然后是马克，马克呀马克，你在哪里？

我的亲爱的同胞，你们没有去看看近在咫尺的耶稣像吗？

另一端是一个俄国人在手风琴伴奏下唱俄罗斯抒情歌曲，那歌曲的旋律我们是熟悉的，他的声音也还过得去，他曾是歌剧院的演员？

他来自伟大十月革命的故乡？

如果是四十五年前，他这样的歌唱家会不会以伟大苏维埃人的名义去访问兄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怀仁堂赢得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呢？

再一头是路面画家，一个本地青年。

他专心致志地在马路上画“蒙娜丽莎”，细细地涂着艳丽的彩色，有一种类似镶嵌艺术的工艺美。

据说，他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向行人乞讨一点钱：以他的路面彩画，显示他的才能。

<<王蒙散文>>

提供行人的一眼愉悦。

一眼惊喜，一眼怜悯；希冀得到一丝赏识或者同情。

最后落实为一星半点马克芬尼。

柏林这个教堂边的广场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的路面作画也是曾经看过的。

天很快又阴了，风吹过带着凉意。

晚上我们到一个中国青年开的“太极”中餐馆去用餐，那个年轻老板好不容易在德国读下了学位，他学的是艺术史。

读这个专业，又是华人，他很难找到学有所用的职业。

比较起来，他的餐馆还是经营得成功的，他弄了一些中国字画点缀气氛，挂一些剪纸之类的中国民间工艺品。

他又开辟了餐厅的一角饮茶，挂着一个大茶壶的模型。

我们在这里叫了所谓樟茶鸭与鱼香肉丝。

饭后老板 请我们去那清雅的角落喝茶，墙上的书法似乎写着唐诗之类。

老板奉送台湾名茶，并且从账单中划去了饭桌上用的茶价。

有两桌各有一个单身饮茶者。

他和她都向我们微笑。

我们谈论了中国文坛的一些近话，艺术史硕士对国内诸事倒也门儿清。

远远谈起，觉得可笑的比可惊可叹的要多：不失为合适的佐茶小菜。

也议论了两德合并以来的德国局势。

说是拆毁柏林墙的时候曾经激动万分，哭的哭，叫的叫，抱的抱，跳的跳。

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无形的墙依然存在着，各种鸿沟，未见填平。

民主德国的企业垮了，原民主德国人觉得自己成了二等公民；而联邦德国的税收愈来愈高，政府说是为了帮助原民主德国，这又让西部的人不平衡。

尤其是墙拆掉以后，西柏林原来享受的“优待”反而没有了。

过去，西柏林是西方势力在东欧阵营中安放的一颗钉子，一个孤岛，又是西方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与“民主自由”的一个橱窗，那时西柏林是不向联邦政府缴纳一点税的，居民纳税也很少，联邦政府每年还要给西柏林大量的财政补贴，以维持西柏林的繁荣美好，得天独厚。

那时候，西柏林是“自由世界”里更自由的地方，奇装异服奇头怪发的鬍客在西柏林最多，六十年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红卫兵，在联邦德国也属西柏林最热烈。

现在，就用不着照老样子对西柏林东柏林整个柏林娇生惯养了，于是好日子也就没啦。

你也埋怨我也埋怨，你也不快乐我也不快乐。

再就是柏林愈来愈脏，社会秩序也是愈来愈坏...老板有点愤世嫉俗，嫉人家的俗，因为生意走的不是上坡路，在外国挣钱谈何容易！

经济并不景气世道也不见佳妙，一起用餐的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她的父亲是老一辈的汉学家，她的父亲曾经是我父亲的朋友。

我们可以算是世交。

她现在靠失业救济金生活，又患了白癜风。

她的老父告诉过我她的一句名言：“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做什么。”

”如此这般。

一言难尽。

只是回到格兰德大饭店之后感觉良好。

这里的崭新敞亮的套间与花篮里的鲜花当然既能带来居住的快乐也能满足虚荣。

周六的德国电视，节目最为有趣，叫做匪夷所思。

我复习了这一天学到的几个德语单词，复习了这一天中午初到柏林之后在德瑞丽河泛舟的印象，许多教堂，许多古老的建筑，许多古老的石桥和街头雕像都令人神往，都给我以过去单单游访西柏林时所未有的感受。

<<王蒙散文>>

两极对立的世界和柏林至少今人知道这一部分人与那一部分人在做些什么。

敌人或假想敌人的存在使人充实至少假想是充实。

后来呢？

人们能不能学会不在这种对立和厮杀中过日子？

人们能找回耶稣么？

1997年4月 风格伦敦 有许多外国城市的名称我们早在幼年时期业已知晓，如巴黎、罗马、纽约、柏林、马德里、雅典，当然还有华沙和莫斯科。

排在一起，而且常常成为它们的排头的是伦敦。

它们是另一个神秘的无法接触的世界，对于我来说，存在于地理、世界史，也许还有英语教科书和狄更斯、巴尔扎克、契诃夫。

的小说里，存在于林琴南的古雅的译文里。

然后这些教科书与新老译本以及它们引起的想象和面对巨大世界的敬意变为贮存于记忆深处的信息，已经贮存与魅惑了许多个十年。

一九八一年我第一次来到纽约。

我走在曼哈顿洛克菲勒广场的摩天大楼间深邃的街道上，像是游走在峻岭间的黝暗多风的深谷，也许是行走在美利坚的皱纹沟壑中。

我的腿发飘，我的眼好像老是调不准焦距，我的耳边似乎一直嗡嗡地鸣响，我嗅到的是可疑的“生人”气。

我看着各种肤色各种发色的行人，竟然怀疑起了自己：这是我吗？

我是王蒙吗？

我来到了纽约？

纽约是美国？

美国是一个真实的国家么？

纽约是一个真实的城市？

这一切果真发生在地球上么？

两面的高楼是真实的建筑：经得住人居住和使用，不是图片和积木？

来往的人与车是真实的人与车：即与你我以及你我乘坐过的车一样的人与车么？

我没有把握，我缺少例如在北京或者在乌鲁木齐的那种坚实感。

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和乡村，连每一阵风每一片纸每一缕炊烟和每一声细微的耳语，都是抓得着、碰得痛、压得沉、硌得硬，都是有棱角、有重量、有来路和去向、有温度，也有时候会灼一灼蹶子的实在物质。

而纽约，那是一种冒险，是一首狂想曲，是一次迷了路的游戏，是一幅现代派的颠覆性的画图，是对我所知道的正常的灵魂与身体、正常的日子与年岁、正常的大地与房屋的诱惑、挑战、冲撞直至毁灭。

一九八六年我第一次抵达巴黎。

我已经积累了一点在国外旅行的验了。

面对大名鼎鼎的巴黎我已经变得沉静。

我觉得巴黎比我想象的要亲切和淡雅得多。

戴高乐机场的晨曦中与飞机赛跑的是只只灰黄色的野兔；凯旋门并不高大；罗浮宫人头簇拥而又屏神静息；巴黎圣母院和凡尔赛宫空空荡荡，它们的身上永远披着一抹夕阳；香榭丽舍大街夜晚不准使用彩色灯泡，不施脂粉，永着素装；而在塞纳河的泛舟夜游，我看到的巴黎市容更像是一幅中式的水墨画，是一幢幢的黝黑的阴影。

与放肆的纽约相比，巴黎是多么地既含蓄又潇洒既悠远又舒适哪。

也许，原谅我，巴黎，你是不是有点扭捏直至做作，有点盛名之下的羞怯和矜持呢？

罗马对于我来说似乎开着更大的门，更加容易接近和进入。

咋咋呼呼的各种古迹都明明白白地供人们游览凭吊。

巨大的雕塑与油画充溢着健康的生命、欲望与真实。

<<王蒙散文>>

包括汉白玉雕刻的安琪儿，让人想到的是欢蹦乱跳的儿童：他们长着多么可爱的小脸与屁股蛋子：而不是远离尘世的不胜其寒的高天。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谛是走向人间幸福世俗快乐的此岸而当然不是相反。

浓香的咖啡点缀街角，顾客来了，小贩临时给你把咖啡豆磨碎，冲成：不应该说是一杯而只能说是一盅咖啡，你仰脖干杯，如饮甘醇，立马离去却又回味不已。

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美的美丑的丑的人们各行其是，谁也不用为自己与别人有所不同而不安。

除了它的国际机场的名称“达·芬奇”令人肃然起敬以外。

整个罗马都是平坦的与随和的。

它当然是欧洲的城市，但它不给你太多的压迫感。

罗马那边似乎有着你的户口。

还有令人伫立不已的雅典神庙遗迹的西风残照。

还有无法解释其：魔法的开罗城郊的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兽。

还有马德里的塞万提斯广场：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头上臂上都落满了灰色的小鸽子，还有依山面海的阔大恢宏的佛朗哥墓。

当然，还有歌曲《列宁山》里唱过的“我的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和列宁墓，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我唱过多少歌儿赞美无缘谋面的伟大的与美丽的你，而一九八四年我见到你的时候是怎样地为了你的老大夯粗的奔突而忧伤。

感谢邓小平的时代，我有幸走过了看过了那么辽阔的世界！

然而伦敦有些个不同。

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老古玩店》中的伦敦是一个烟雾笼罩的黯淡的都会。

而《第三帝国的兴亡》里的伦敦是一座阴沉的战斗的堡垒。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是随着中央电视台的《跟我学》学英语，那时我说过我最佩服的中国人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申葆菁：她主持广播电台的英语时文选读与星期日英语讲座节目；而我最佩服的外国人是弗朗西斯米修斯，他就是教我们学英语的《跟我学》节目的主人公。

这套英语教学片中有许多对于伦敦风光的展现：泰晤士河上的桥，西敏斯教堂，特别是那座大钟。

于是我得知伦敦是一个向全世界教授英语的地方。

直到一九八七年我才有机会首次访问伦敦。

那是作为嘉宾去参加世界出版组织的代表大会，同属嘉宾的还有印度外长辛格、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英卡和埃及总统夫人。

那时候飞一趟伦敦是很麻烦的事，为了避免飞经苏联领空，飞机要从南边的航线走，中途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迦降落，休息加油，加上起降一耽搁就是两个多小时。

再飞再停，到达瑞士的苏黎士，又要停留一两个钟点，到了伦敦真是让人筋疲力尽。

充满倦意的我住进了西敏斯的一家饭店，四面观察“摄像”的眼睛没有漏掉自机场至旅馆经过的著名的海德公园与大笨钟。

伦敦似曾相识。

到达伦敦如到达一幅早已熟悉的画片，或者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组（拉）洋片。

当天下午就去西敏斯教堂出席年会的开幕式。

那一次大会组织者邀请了英国的一批老演员在大教堂里朗诵莎士比亚等人的经典名作，不时还查金唱参与其间，合唱者站在教学建筑的高处，声音像是从天空洒下来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英式发音也很好听。

有一个英国朋友说，英国出口的最佳物品就是牛津式的英语。

才到达伦敦，你就感到了她的独特的文化风格的冲击。

伦敦的文化氛围先声夺人。

十年前在英国伦敦的那次短暂的逗留，已经使我注意到伦敦许多地方的独特风格。

它的出租汽车保留着半个世纪前的高顶：为了适应当时英国绅士的高庄帽子，市议会多次辩论，决定坚持不改它们的独特式样。

<<王蒙散文>>

我这里已经多次用了独特这两个字，对于伦敦的议员来说，样式的独特与古老显然比技术上的合理、造型上的现代性演进性与成本经济核算：包括节约能源与减轻消费者的负担重要得多。

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似乎比汽车式样本身更耐人寻味。

在北京一直到它的故乡山东，想吃传统的高庄山东馒头亦不可得。

西敏斯一带有许多店，那些服装店的服装价格大概可以令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咋舌。

人们解释说，这里的高档时装店有些精心设计的时装是只做一件的，这样谁买了去都可以放心它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它的价格就不能与批量生产的物品同日而语。

是的，伦敦人的穿着首屈一指，虽然他们的收入并非首屈一指：大概前五指也轮不到他们。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大多都穿得那样合体、雅致。

几近考究。

再看看例如美国人吧，比较起那些常常穿坚固的粗纤维制品或舒适随意的针织品的美国人来，伦敦人是穿得多么细心呀。

伦敦很少：在一九八七年是干脆没有，在一九九六年是极少——能见到日本进口的汽车，尽管日本车有价廉物美省油耐用等多方面的优点，以至于在汽车大国的德国尤其是美国你能发现大批日本汽车。

英国人不愿意用日本车，与其说是由于爱国的政治情绪不如说是由于他们的讲求风格的传统和本能。

我也不会忘记在圣詹姆斯公园喂鸽子的情景。

一进公园我就看到了像活泼的孩子们一样走向游人的红毛松鼠。

它们是来向游人要饼干的。

我真后悔事先没有准备，不能享受与松鼠共舞的乐趣。

后来来到了它们而遗憾的时候，一个老妇给了我一把没有去皮的谷物。

谷子放在我的手心，鸽子拥挤着前来。

它们就在我的手心上啄食，啄得我手痒痒的，有时候还有点疼痛。

鸽子的信任和亲昵，霎时间令我泪水盈眶，惭愧无地，与这些会飞的小生灵相比，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不可爱。

以此为契机，我写过一首不短的诗。

<<王蒙散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